

世界经典名著宝库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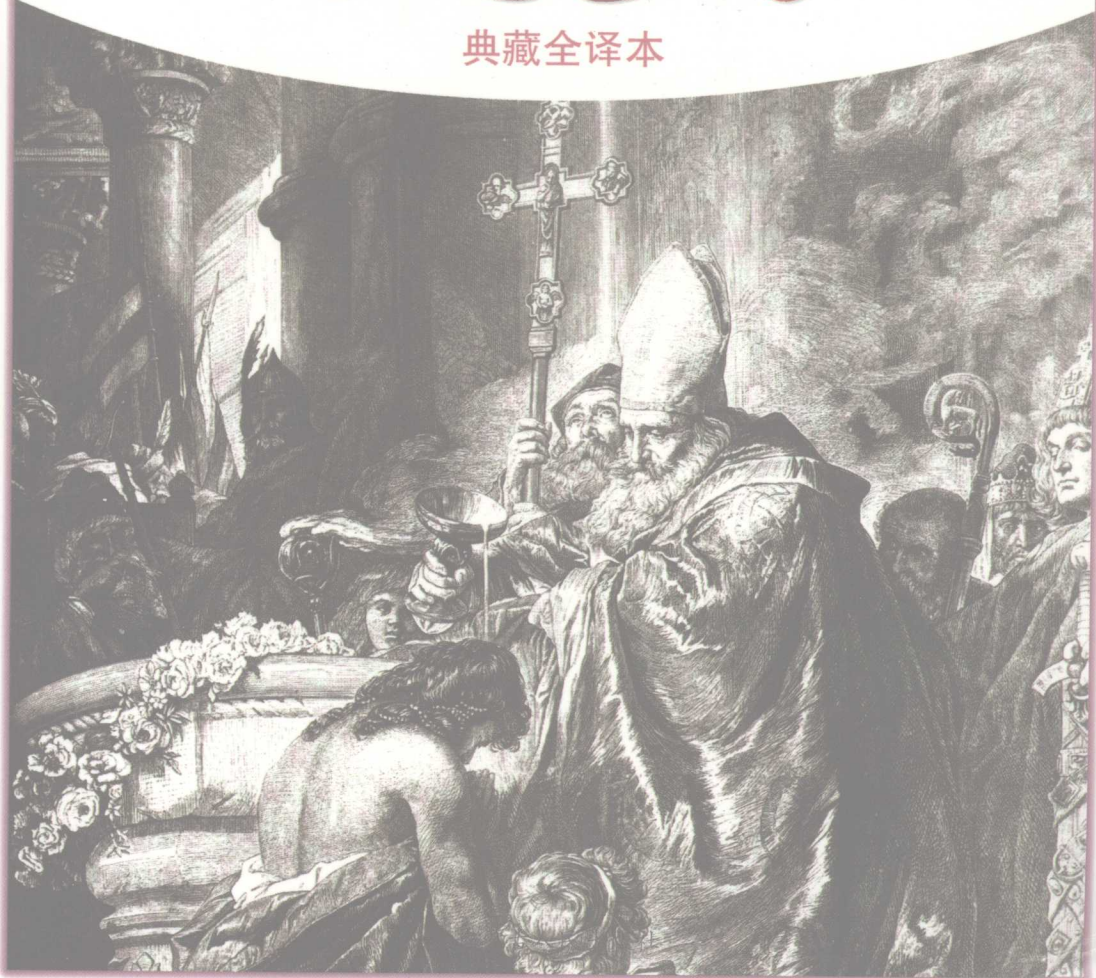
WORLD CLASSICS LIBRARY

[爱] 艾捷尔·丽莲·伏尼契

牛虻

The Gadfly

典藏全译本





世界经典名著宝库
WORLD CLASS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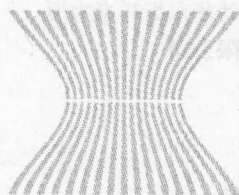
Ethel Lilian Voynich

牛虻

The Gadfly

[爱] 艾捷尔·丽莲·伏尼契 著

任敏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INNER MONGOLIA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牛虻 / (爱尔兰) 伏尼契 (Voynich, E. L.) 著; 任敏译.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2
(世界经典名著宝库. 第3辑 / 赵文良 主编)
ISBN 7-204-07233-2

I. 牛... II. ①伏... ②任... III. 长篇小说—爱尔兰—近代 IV. I56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5755 号

世界经典名著宝库 (三)

主编: 赵文良

责任编辑: 王继雄

封面设计: 龙行天下工作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80

字 数: 3,400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4-07233-2/I-1574

定 价: 396.00 元 (全 18 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前言

《牛虻》是爱尔兰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一八六四～一九六〇年）的主要代表作。她出生于爱尔兰科克市，早年丧父，从小就养成坚强的性格，年轻时侨居俄国。一八八五年她在柏林音乐学院学成归国后，结识了一些流亡在伦敦的各国革命者，她丈夫是一位波兰革命活动家。这些对她的思想和创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牛虻》描写的是十九世纪意大利爱国者为祖国的统一和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主人公牛虻的一生坎坎坷坷，母亲、蒙太尼里神父用谎言欺骗他；卡尔蒂神父诱骗他泄露出自己的身份和意大利党员的一次秘密行动，在他被出卖而最需要安慰时，得到的却是琼玛的一个耳光。绝望之下，牛虻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后来，他布置下投河自杀的假象，偷偷乘上了一艘开往拉丁美洲的货船，开始了新的生活。

作品通过牛虻的身世和遭遇，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青年革命者的形象。他在黑暗、污浊、欺骗、虚伪的现实教育下，背叛了他所笃信的上帝和阶级，投向了革命，卷入了火热的斗争，锻炼成了一个为统一和独立的意大利而战斗的革命者。他的光辉形象，曾使很多革命青年受到巨大鼓舞。《牛虻》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拥有广泛的读者。

《中断的友谊》讲述了牛虻（化名列瓦雷士）在离家出走的漫长的十三年里，尝尽了人情的冷暖和世态的炎凉，经历过地狱般的痛苦：挨打挨骂、受人欺辱，做过矿工的下手，在马戏班里做过小丑，还参加过反对阿根廷大独裁者罗萨斯的起义。一支法国考察队来到南美，他做了考察队的译员，把他的勇敢机智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曾经从一只美洲狮的利爪下救出本书的另一位主人公列尼；还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与当地土著谈判，挽救了整个考察队。返回欧洲以后，他参加了马志尼领导的意大利人民反对教

权的起义。本书的女主人公，一个坚强的、下肢瘫痪的姑娘玛格丽特（列尼的妹妹）爱上了牛虻，但又不能表达自己那种真诚而深沉的爱。牛虻的多疑使他怀疑列尼告诉了妹妹他疟疾发作胡言乱语时说出的个人身世的秘密，终于永远离开了列尼与玛格丽特，令兄妹俩成了“活死人”。玛格丽特忠心不贰、守身如玉，在痛苦中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牛虻失去了两个女友：第一次失去了琼玛，第二次失去了玛格丽特……

小说题名《牛虻》，是因为作者自幼尊敬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曾被诬告用哲学腐蚀青年而被宗教法庭判处死刑。临刑前他对审判官说：“真正意义的行动是不应当考虑生命危险的，我被神派到这个城市里来，好比是马身上的一只牛虻，职责就是刺激它赶快前进。”这种坚持信仰、宁死不屈的崇高精神，被伏尼契移植到她的作品的主人公身上，所以给亚瑟取了“牛虻”这个外号，小说即因此而得名。

目 录

牛虻

第一部.....	3
第一章.....	3
第二章.....	8
第三章.....	14
第四章.....	18
第五章.....	24
第六章.....	28
第七章.....	35
第二部.....	44
第一章.....	44
第二章.....	50
第三章.....	58
第四章.....	63
第五章.....	68
第六章.....	73
第七章.....	78
第八章.....	83
第九章.....	92
第十章.....	100
第十一章.....	105

第三部.....	115
第一章.....	115
第二章.....	123
第三章.....	129
第四章.....	134
第五章.....	141
第六章.....	145
第七章.....	155
第八章.....	160
尾 声.....	165

中断的友谊

第一章.....	169
第二章.....	184
第三章.....	195
第四章.....	213
第五章.....	227
第六章.....	239
第七章.....	258
第八章.....	275
第九章.....	288
尾 声.....	305

**真正意义的行动不应考虑生命
危险。我被神派到这座城市来，好
比是马身上的一只牛虻，其职责就
是刺激它尽快前行。**

—— 苏格拉底《对话录》

无论我仍在活着
还是我已然死去
我都是一只牛虻
愉快地飞来飞去

—— 牛虻

牛虻

第一部

第一章

亚瑟坐在比萨神学院图书馆里，正聚精会神地翻着一叠布道时所用的讲稿。这是六月里一个炎热的晚上，窗子全都敞开着，只是半掩着百叶窗，以此透些凉风。蒙太尼里神父把笔停下来，眼中露出慈爱的神色，望着那从纸堆上露出的小黑脑袋。

“你还没有找着吗，Carino〈意大利语‘亲爱的’〉？没关系，我顶多重新把这段写一遍。或许我已把它扯掉了，结果让你白找了这么长时间。”

这位神学院院长的语调像一位具有天赋的讲演家那样低沉且雄浑，铿锵有力，动听的嗓音为他的话语增添了一份奇特的魅力。特别是在他和亚瑟讲话的时候，始终含有一种浓厚的爱怜的味道。

“不，Padre〈意大利语‘神父’与‘父亲’同为一词，故亚瑟称蒙太尼里为‘Padre’有其映射含义〉我必须找着它。重新写一遍也和从前的不能完全相同。我觉得您肯定是把它搁在这里了。”

神父低下头接着做他的工作。窗子外面，一只睡意朦胧的金龟子正在那里懒洋洋地嗡嗡鸣唱，水果小贩忧郁且拖着长音的叫卖声回荡在街头：“Fragola〈意大利语‘草莓’〉！谁买 fragola！”

“《论麻疯病人的康复治疗》，在这儿呢。”亚瑟一面说着一面从屋那边走了过来，他那矫健轻快的步态一直都令他的家人觉得恼火。他长得瘦小苗条，和三十年代英国中产阶级的年轻人相比，反倒更与十六世纪肖像画里的意大利人很相似。长长的眉毛、敏感的嘴唇和小巧的四肢，他身上没有一个地方不显得过分精致，看上去有点儿孱弱不堪。假如坐在那儿不动的话，其他人肯定会把他误认为是一位化妆舞会上穿男装的楚楚动人的姑娘；不过当他走路时，那轻快灵敏的体态又能让人联想到一头已被驯化且失去利爪的黑豹。

“是真的吗，亚瑟，如果没有你我怎样呢？我总是爱忘事。不，现在我不再往

下写了。我们去花园中歇息一下吧，我也能帮你温习一下功课。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么？”

他们步入绿树成荫、幽静恬谧的修道院花园。神学院所占的建筑过去曾是多米尼克派僧侣的一所修道院，二百多年以前，这所正方形的院落曾经被拾掇得十分整齐，在笔直的黄杨树里长着一簇簇的艾菊与薰衣草。过去那些栽种过它们的白袍修士们如今已经全都重新化为泥尘，再也没有人去想他们。不过在静谧的仲夏之夜，散发着幽香的没药草依然争芳吐艳，不过也不会再有人去采集。石板路的裂缝被野香芹与糝斗菜的给填满了，庭院当中的水井早已让位给羊齿蕨和横一条竖一条的景天草；玫瑰花纷然错综的根茎伸出了条蔓，越过了小径；花池边黄杨树之间硕大的罌粟花闪烁着红色的光，高高的毛地黄在杂草的上面低垂着脑袋；已被人们所遗忘的，欧楂果的枝上，垂下一棵无人照看也不结果实的葡萄藤，茂盛的枝叶在微风中不停地摇曳，非常缓慢而凄凉地摇曳着。

院落的一角挺立着一棵只有到夏季才会开花的木兰，繁茂的枝叶互相重叠着，仿佛是一座矗立的塔，乳白色的小花朵从四下里伸出。

一个糙木条凳靠着树干放着，蒙太尼里在它上边坐了下来。亚瑟在大学中主修哲学，因为他在书上碰到了问题，所以来找 Padre 解释。他虽非神学院里的学生，不过对他而言，蒙太尼里确实是一本通用百科全书。

“假如没有其它的事，我这会儿应当走了。”蒙太尼里将他那不懂的问题讲解明白以后，亚瑟说道。

“我没打算接着工作。假如你有空闲的话，我想让你多呆片刻。”

“哦，那好吧！”亚瑟在树干上倚着，眼神透过婆娑的枝叶，远远地看着寂寥的夜空。宽阔且遥远的天宇之上，首批黯淡的星辰已然在那儿闪烁。而他那一对黑颜色的睫毛底下，长着两只深蓝色的眼睛，宛若梦幻一般神秘莫测，这两个眸子是他那位在康沃尔血统〈古凯尔特人的一支〉的母亲遗传给他的，蒙太尼里扭过身去，以免与那两只眼睛对视。

“看上去你已经很累了，Carino？”蒙太尼里说。

“没有法子。”亚瑟的腔调里有些疲惫，Padre 马上便留意到了这点。

“你不该这么早就到学院去读书，那时候照顾病人彻夜都睡不好觉，身子全给累坏了。当初我应当坚持让你在从莱亨〈旧译里窝那，意大利西北部于热那亚东南、临近利古里亚海的港城〉离开以前好生休养一些时间。”

“不，Padre，那样又有什么用？家母过世以后，我无法在那个破家继续呆下去。朱丽娅肯定要把我给逼疯了！”

朱丽娅是他同父异母哥哥的妻子，而对于牛虻而言她简直就和一根毒刺没有什么区别。

“我本来就不该让你和你的家人在一块儿住。”蒙太尼里温和地说：“我明白，那样对你可能更糟。不过，我感到你那时应当接受你那位当大夫的英国友人的邀请；假如你在他家里住上个把月，你的健康状况肯定会对学习更有好处。”

“不，Padre，我真不想那么做！沃伦全家人都特别好，和气善良，不过他们对我一点儿也不了解，反而觉得我可怜兮兮的——我由他们的表情上便能瞧得出——他们同样会想法子对我进行安慰，但有的时候他们会提起家母。琼玛当然不会那么做，就她总是明白什么不该说，我们小时候她便是这样，不过其他的那些人却不一样。还不仅……”

“还有什么呢，亲爱的孩子？”

亚瑟从一根低低垂着的毛地黄枝条上把几朵花捋了下来，放到手心中，下意识地用手把它们揉碎。

“我在那个小镇确实不能继续呆下去了。”他在沉默一会儿之后开口说道。“我还是个小家伙的时候，家母经常领着我到那儿的几家店铺买玩具，在她卧病不起之前我经常搀着她去河边漫步。无论我走到哪儿，总会让我触景生情，每个卖花姑娘都会手捧鲜花朝我走来——仿佛我如今依然需要它们一样！还有，教堂院落更让我一见就感到伤心不已——我不得不转头从那个地方走开……”

他说不下去了，坐下来将毛地黄扯成碎片。他长久而深情地沉默着，然后仰起头望着神父，很奇怪 Padre 为什么没有讲话。

木兰树底下，月色逐渐变得更暗了，所有的一切都显得昏黯模糊起来；凭借仅有的一点儿余光，能够看到蒙太尼里面色惨白。他的脑袋低低地垂着，右手牢牢地攥住条凳的边角。这样的情景，令亚瑟回过身去，心里立即产生一种尊敬而又畏惧的情感，并且对此感到惊愕。他好像是在不经意间踏上了圣地。

“我的老天！”他心中思忖道。“在他身旁，我看起来是如此渺小，如此自私！即便他碰见了我不幸，也不会比这觉得更为伤感。”

蒙太尼里缓缓地抬起了眼睛，向周围望了望。“我不可能强迫你返回那儿去，如今不管怎样我都不能那么做。”他充满深情地说，“不过你一定要答应我一点，今年放暑假的时候要好好地休息休息。依我看来，你最好还是远离莱亨一带。我不想就这么眼看着你的身体垮下去。”

“Padre，神学院放假的时候您想到哪里去？”

“我准备领神学院学生到山里去，像往常一样，把他们安顿到那儿。等到八月中旬，副院长就会休假归来。我就到阿尔卑斯山去散散心。你希望和我一块儿去么？假如你乐意，我可以领你到山里作长途漫游，并且你能够借此机会研究一下阿尔卑斯山的苔藓与地衣。但是，只有我一个人在你身边，你会感到很沉闷么？”

“Padre！”亚瑟兴奋地拍了一下手，朱丽娅把这称作“典型的外国派头”。“可以跟您一块儿外出，让我做什么我都乐意。只不过……我不知道……”他停下了话头。

“你觉得伯顿先生会赞成么？”

“很显然，他不会同意的，不过他也未必好意思过多干涉我的事。如今我都已经年满十八岁了，想做什么便可以做什么。再有就是，他只不过是同父异母的兄长，我不觉得应当对他唯唯诺诺。况且他对家母一直都不怎么好。”

“不过他假如坚决反对，依我看，你最好也别和他背道而驰。否则的话，你会看到自己在家里的处境会比以往更难……”

“根本不会更难！”亚瑟的脸上满是愤懑，截断了他的话。“他们一直都在恨我，以前恨我，以后同样会恨我——这和我干什么一点儿都不相干。另外，我是和您——和我的忏悔神父一块儿出去，杰姆斯还怎能硬要反对呢？”

“但是你不要忘记，他是一位新教徒。你最好还是给他写封信，我们可以等等，看看他对这件事有何看法。不过你也别太心急，我亲爱的孩子。无论别人是恨你或是爱你，都要先想一下你自身所做的事情。”

他温和地说出责怪的话来，一点儿都不会让亚瑟听了过于愧疚。

“是，我懂了。”他回答说，而且深深地叹了口气。“不过这非常之难……”

“周二晚上你没有过来，其实我感到非常遗憾。”蒙太尼里说，忽然间换了个话

题,“阿雷佐主教来这里了,我希望让你和他见见面。”

“我和一个学生约好了,要去他住的地方集会。到时候他们都在那里等我。”

“什么集会啊?”

亚瑟听到这个提问,仿佛有点儿为难。“它……它并……并非一次正……正常的集会,”他说,由于紧张而有些结巴。“有名学生从热那亚来,为我们做了一回发言,算是……是……讲演吧。”

“他都讲了些什么呢?”

亚瑟有点儿迟疑。“Padre,您别问他叫什么名字,好么?因为我向他保证过……”

“我不可能向你问什么,并且假如你已保证过不泄露秘密,你当然就不该对我说。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应当相信我了吧。”

“Padre,我当然相信您。他说到了……我们,还有我们对人民所有的责任……还有,对我们本人的责任,还说到到了……我们能够做点儿什么,以便帮……”

“帮什么人?”

“帮 *contadino* (意大利语‘农夫’)…与……”

“与什么?”

“意大利。”

一阵长时间的沉寂。

“对我说实话,亚瑟,”蒙太尼里说完,回过身望着他,口气十分严肃。“这件事情你想了多久了?”

“从…前年冬天。”

“你母亲离开人世以前么?她知道这件事么?”

“不…她不知道。我…我当时对此根本就不关心。”

“那么如今你…关心这件事么?”

亚瑟再次捋下一把毛地黄花冠。

“是这么回事, Padre,”他开口说道,双眼望着地上。“前一年我打算入学考试的时候,认识了不少学生。你没有忘记吧?嗯,有的学生开始和我谈论……这所有的事情,而且借书让我看。”

不过我对这件事一点儿也不关心。那时我仅想着早点儿回到家去看望我的母亲。你很清楚,在那间如同地牢般的房子中,与他们随时都能见面,她很孤独。朱丽娅那张利嘴可以把她气得背过气去。后来到了冬季,她病得十分严重,我便将那群学生和他们的书都忘掉了。以后,你知道,我就干脆不到比萨来了。假如我想起了这件事,我那时一定会和母亲说的,然而我硬是没有想起来。然后我看到她快死了——你知道,我几乎始终在她身边,直到她离我而去。我时常彻夜难寐,琼玛·华伦到白天会来把我换下,让我去睡上一觉。嗯,就是在那些漫长的黑夜里,我才把那些书想起来,还有那群学生所说的话——而且思考他们说得到底对不对,还有我们的主对这件事会怎样说。”

“你有没有问过主呢?”蒙太尼里的语调可并不像方才那么平静了。

“我问过, Padre。有的时候我向他祷告,请求他告诉我应当干些什么,或者是请求他让我跟母亲一块儿死去。不过我没有得到只言片语的回答。”

“你什么话都没有和我说过。亚瑟,我希望那时你可以相信我。”

“Padre,您极为明白我很信得过您!不过有的事儿您不应随便讲。我——在我眼中,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帮助我——甚至即便是您或母亲都不能。我一定要由上帝

那+儿直接获得我所需要的回答。您知道，这和我的终生及我的整个灵魂都有着密切的关联。”

蒙太尼里转过身，注视着枝叶茂盛的木兰树。在淡淡的夜色里，他的身影开始变得朦胧起来，像一个黑暗里的幽灵，潜匿于颜色更为灰暗的树枝当中。

“然后呢？”他不紧不慢地问。

“然后……她就过世了。您知道，最后的三天里，我整夜一直都在她的身边……”

他无法继续说下去，间歇了片刻，然而蒙太尼里纹丝不动。

“在他们把她埋葬以前的两天中，”亚瑟接着说，语调压得比先前还要低，“我什么事儿都无法想。然后，我于葬礼以后便病倒了。您该不会忘记，我当时都无法忏悔。”

“不错，我没有忘记。”

“嗯，那天半夜里我起床来到母亲的房里。里边空荡荡的，只有神龛内那个大大的十字架依然挂在那儿。我思忖着或许上帝会帮助我。于是我便跪了下去，等着……等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清晨，我明白过来……Padre，什么用都没有。我无法解释清楚。我不能对您说出我看到了什么……我自己什么也不明白。不过我清楚上帝已然回答了我的问题，而我没有胆量和他的意愿背道而驰。”

他们一句话也不说，在黑暗中坐了片刻。随后蒙太尼里回过身，将手搭到亚瑟的肩上。

“我亲爱的孩子，”他说道，“上帝不准我讲他没有和你说过话，不过你不要忘了发生这件事情时你所处的环境。别把伤心或者是疾患所生出的幻象，看成是上帝对你发出了庄重的感召。假如他确实是通过死亡的阴影对你的问题做出了回答，说出那样的话。请千万别扭曲他的语意。你的脑中究竟在琢磨些什么呢？”

亚瑟站起身，一字一顿地做了回答，仿佛是在背诵一段教义。

“献身意大利，把她由奴役与苦难当中拯救出来，而且驱逐奥地利人，令她成为一个共和国，没有国王，只有基督。”

“亚瑟，再想一下你都讲了些什么！甚至你连意大利人都不是呀。”

“这并没有任何不同，我就是我本人。我既然已获得了上帝的感召，那么便会为之而献身。”

接下去是一阵无言的沉默。

“方才你说的便是基督想讲的话……”蒙太尼里有条不紊地说，不过亚瑟插过话头。

“基督说过：‘所有为我而献身的人皆会获得重生。’”

蒙太尼里的一条臂膀撑住一根树枝，另外一只手遮住双目。

“坐坐吧，我亲爱的孩子，”他最后说。

于是亚瑟坐了下来，Padre使劲攥着他的两手。

“今天夜里我无法和你进行辩论，”他说道，“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实在过于突然……我不曾想过……所以我需要一段时间认真思考一番。过些时候我们再彻底谈吧。不过此刻，我请你不要忘记了一件事。假如你在这件事情上碰到了麻烦，假如你……死了，你会使我的心破碎的。”

“Padre……”

“等等，让我把话讲完。那一回我对你说过，在这个世界上，除去你以外我连一个亲人也没有了。我觉得你并未彻底明白此话的含意。人在年轻之时要想弄明白这番

话的含意确实非常困难。假如我像你这般年岁，也无法弄明白。亚瑟，你就像我的——就像我的——我的亲生儿子一样。你明白么？你是我双目中的光明，你是我心灵里的希望。为不让你步入歧途而毁掉自己的毕生，我甘愿死去。不过有时我也爱莫能助。我不会强迫你向我许下任何诺言。我只请求你不要忘记这一点，而且每一件事都要当心。在你坚定地迈出这一步的时候，仔细回过头思考一下，即使不为你那已经死去的母亲，也要为我着想一下。”

“我一定会的……并且……Padre，为我祈祷吧，为意大利而祈祷吧。”

他默然跪了下去，蒙太尼里轻轻地将手放到他那低着的前额上。过了片刻，亚瑟仰起头，在他的那只手上亲吻了一下，随后踩着满是露水的草地，静静地离去。蒙太尼里单独一人在木兰树底下坐着，呆呆地看着面前的黑暗。

“老天已把罪降于我身，”他思忖道，“像把罪降于大卫之身那样。我已把他的圣地给玷污了，而且用龌龊的手褻渎了圣体——对于我，他一直都很耐心，如今终于把罪降于我身了。‘你在暗中行这〔房〕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在日光之下报应你。’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

第二章

杰姆斯·伯顿先生打心里不赞同这个让同父异母的弟弟和蒙太尼里去瑞士漫游的主意。不过武断地拒绝他跟着——一位年长的神学教授去作采集植物标本的旅行，亚瑟会感到简直没有一点道理，并且有点荒唐。他会马上将这些归结于宗教或种族的偏见，而伯顿全家向来都是以开明与宽容而自豪。一百年之前，早在于伦敦与莱亨创立伯顿父子轮船公司以来，整个的家族成员全是铁杆新教徒和保守党。不过他们觉得即便在同天主教徒交往的时候，英国绅士一定也具有公正的态度；所以在这家主人体会到鳏夫生活非常枯燥的时候，他便娶了那个漂亮的天主教徒、自己孩子的女家庭教师。两个年龄大点的儿子，杰姆斯和托马斯，尽管对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后妈极为厌恶，不过仍然隐忍不言，顺从了神的旨意。自打父亲过世之后，长子的婚姻令原来相处起来便已经非常困难的局面更加复杂；不过倘若葛拉蒂丝还活在水世，弟兄二人都仍旧极力照顾她，不使她受到朱丽娅刻薄的闲言碎语的中伤；而他们根据自己的方法照料亚瑟，甚至不佯装喜爱这个小家伙的模样。他们的大方只是表现在取出大把的零用钱，并且所有的一切都随他使用而已。

所以给亚瑟回信的时候，他们寄来了一张支票让他支付开销，同时不阴不阳地赞同他在假期内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亚瑟将除去旅费余钱的半数用来购置植物学方面的书籍与标本夹，然后跟着 Padre 动身，头一回去漫游阿尔卑斯山。

蒙太尼里心情十分愉快，亚瑟没有见到他这副模样已经很长时间了。那回在花园中的谈话是他第一回觉得震惊，此刻他已经渐渐恢复了平和的心态，而且愈加坦然地对待那件事。亚瑟还非常年轻，什么经验都没有，他的决定也还没有达到难以挽回的程度，当然还来得及把他争取回来，能够让他明白其中的道理，令他从那条极其危险的弯路上离开，何况他并没有真正走上歧途。

他们本来准备在日内瓦停留几日，然而一见到明晃耀眼的街道与尘土滚滚、游客熙攘的湖滨路的时候，亚瑟便稍稍蹙起眉头。蒙太尼里颇有兴味地看着他。

“Carino，难道你不喜欢这儿么？”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儿和我想象中的地方相差得非常远。不错，这湖光山色十分秀美，我也喜爱那些山峦的千姿百态。”他们此刻站在卢梭岛上，他用手指向萨伏伊（十五世纪成立的位于法国东南、瑞士西部和意大利西北部以前的一个公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原萨伏伊大部地区割给法国）那边重峦叠嶂、形似斧劈的群山。“不过那个城镇看起来这么呆板，这么规矩，也不知怎么回事儿——过分新教化；有一种自傲的情调环绕着它。不，我可不喜欢这地方，它让我联想到朱丽娅。”

蒙太尼里放声大笑。“不幸的孩子，简直太可怜了！唉，我们到这儿来可是自寻其乐，因此没有缘由使我们停下脚步。你觉得今天我们到湖里划船，明天清晨进山好么？”

“不过，Padre，您想要在这儿呆着么？”

“我的好孩子，这里所有的地方我已看过十几回了。我来度假主要是想让你玩得快活。你想到哪儿去呢？”

“假如您确实不介意的话，我要沿河而上，寻找它的发源地。”

“罗纳河（源于瑞士中部的阿尔卑斯山，经日内瓦湖及法国向东流入地中海的河流）么？”

“不，是阿尔韦河。河水流淌得多么急呀。”

“这样的话，我们就去夏蒙尼吧。”

整个下午他们都乘着一小帆船随波漂荡。秀美如画的湖泊为亚瑟留下的印象，竟远远比不上黯淡污浊的阿尔韦河为他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他成长在地中海的边上，对于这些碧波涟漪早已是见惯不怪。不过他迫切地希望看一下水势湍急的河流，所以逆流而下的冰河令他觉得非常的快乐。“简直是滔滔澎湃啊！”他说道。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便起身前去夏蒙尼。坐车途经土壤肥沃的山谷村野的时候，亚瑟兴致十分高昂；不过在他们走上阿尔卑斯山横谷附近的盘山路，看到四周都是巍峨峭拔的大山的时候，他变得十分庄重而沉默起来。他们从圣马丁山口步行朝着山谷走去，在道路旁边的牧人小屋或者小村内投宿，接着再次信步向前走。亚瑟对于自然景象的影响非常敏锐，走过头一道瀑布的时候，一种狂喜溢于言表；不过在他们走到雪峰近处的时候，他那股异常兴奋的劲儿消失了，进而变成陶醉于其中，这样的情形蒙太尼里过去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好像他和大山之间有着一种神秘的关联。他会纹丝不动地倒在幽黯、神秘、松涛回荡的森林当中，穿过挺拔且高大的树干，看着外面那个阳光灿烂的世界，那儿有闪闪发光的雪峰与寸草不生的悬崖。蒙太尼里凝望着他，带着一种悲哀的妒羡之情。

“我希望你能对我说一下见到了什么，Carino。”有一天他这样对他说道，从书中把头抬起来，看到亚瑟伸展身子躺在苔藓上面，姿势仍然与一个钟头以前相同，睁大两只眼睛，全神贯注地看着光彩耀眼的蓝天白云。他们从大路上离开，来到迪奥萨兹瀑布近处一个很安静的村子中投宿。日头低垂于万里无云的天空中，这个时候已经挂在到处都被松衣覆盖的山冈之上，等待着阿尔卑斯山的晚霞把勃朗山形状不一的山峰映红。亚瑟把头抬起来，两眼充溢着惊诧和好奇。

“您是不是问我见到了什么，Padre？我看见了蓝天当中有个巨大的白色物体，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我看见它长时间地呆在那儿，等着圣灵到来。我是透过一个玻璃状物体隐隐约约地看见了它。”

蒙太尼里深深地叹了口气。

“过去我也看见过这些东西。”

“您如今从来都看不见它们了么？”

“向来都不曾看见过。而且不可能再看见它们了。其实它们就在那儿，这我清楚。不过我已经没有了可以看见它们的明亮的眼睛。我看见的是完全相反的东西。”

“您看见什么东西啦？”

“Carino，你是在说我么？我看见蓝蓝的天空，有着洁白的雪的山峰——这便是我抬头观望时所看见的东西。不过在这底下，景物可就不一样了。”

他用手指向底下的山谷。亚瑟跪在地上，弯腰探过险峻的悬崖。既高又大的松树，在夜色逐渐变浓的黄昏看起来很是庄重，像岗哨一样耸立于小河的两岸。通红的太阳就像一块燃烧的煤块，片刻间便落入刀削斧砍似的群山之后，一切的生命与光明全部由大自然的表层世界离开了。紧跟着便有一种黑暗和令人悚惧的东西降临到山谷——阴沉凶猛，恐怖骇人，携着各种怪异的武器。西面的群山什么都没有，巉岩峭壁就像怪兽的利齿一样，找机会抓着一个倒霉的家伙，而且将他拖到山谷的深处。那儿一片漆黑，森林低声发出吼叫。松树犹如一列列的利刃，低声耳语着：“掉进我们里面来吧！”在变得愈来愈为庄重的月夜当中，山泉奔腾呼啸，满怀绝望的狂躁，猛烈地击打着岩石筑起的圉圉。

“Padre！”亚瑟哆嗦着站起身来，抽回身体从悬崖旁离开。“简直就像地狱！”

“不，我亲爱的孩子。”蒙太尼里慢慢地说，“它只是像一个人的灵魂。”

“是不是那些在黑暗与死亡的阴影当中坐着的灵魂？”

“是那些天天在街道上从你身旁走过的灵魂。”

亚瑟弯腰看着那些阴影，全身不停地颤抖。一层淡淡的白色的雾气在松林间悬挂着，有气无力地抓住猛烈向上喷涌的山泉，像一个不幸的幽灵，难以给予一丝慰藉。

“看！”亚瑟忽然说。“在黑暗当中走着的人们见到了一道光芒。”

东面的雪峰在快要落山的太阳的映射下显得很亮。那道红红的的光芒从山顶上看不到以后，蒙太尼里回过身，慢慢地拍着亚瑟的肩膀。

“我们回去吧，carino。天快要黑了。假如我们还在这儿继续呆着，我们就必须在黑暗中行走，而且会不认识方向的。”

“简直和僵尸一样。”亚瑟说。他早已回过头来，再也不去看在暮色中闪闪发光的偌大山峰那副可怕的面孔。

他们从黑暗的树林中走过，到他们夜间投宿的牧人小屋里去。

亚瑟坐在屋内的饭桌旁等着。在蒙太尼里走进屋里时，他见这年轻人已经由晦暗的幻梦里挣脱出来，彻底变成另外的一个人了。

“哦，Padre，快点儿过来瞧瞧这条逗乐的小狗！它可以把后腿踮起来跳舞。”

他神情投入地看着小狗，并逗着它进行表演，如同他沉湎在将要落山的太阳的余辉中那样。小屋的女主人脸色通红，身上系着一条围裙，既粗又壮的胳膊在腰部叉着。她站在旁边，乐呵呵地看着他和小狗戏耍。“假如他始终都保持这个样子，其他人会认为他没有忧愁。”她用当地方言对她的女儿说，“这小子长得真英俊！”

亚瑟的脸变得通红，仿佛一个女学生那样，而那女人这才知道他听明白了自己的方言，见他窘迫不堪的模样，她连忙走了出去。他晚餐时什么话都没说，只谈论着游览、登山与采集植物标本的计划。他那些如同梦一般的幻想很明显并不妨碍他的心情